

香港无名巷

香港 海辛 著



香港无名巷

香港 海辛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北京

责任编辑：王 钢

特约编辑：阎 昆

封面设计：潘黛玉

香港无名巷

香港 海辛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1092 \frac{1}{32} \cdot 9 \frac{1}{4} \cdot 192,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社目：168增-259 书号：10309-172 定价：1.90元

作品简介

香港,这个现代化的世界自由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自由与繁荣的象征。人们用鳞次栉比形容它林立的大厦;用光怪陆离形容它眩目的霓虹灯;用纸醉金迷形容大亨们的生活;用车马水龙形容它立体化的交通。但是,很少有人还会想到,就在这样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上,就在这林立的现代化大厦的背后,有着另一个世界。那是一条连名称都不曾有过的无名小巷,它与残旧、破败、肮脏、凄凉、辛酸及穷困为邻。在这里生活的,都是香港社会最一般的劳动者,有的收破烂,有的做小买卖,有的倒垃圾,有的靠手工艺吃饭,有的替人带小孩,有的靠占卜算命维生……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辛酸经历,同在风雨中飘摇,挣扎。但是,在这里却充满着高楼大厦中难以寻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同情、爱护和帮助,也有着纯洁美好的爱情。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充满情趣的故事。

作者郑海辛,另有笔名范剑,广东中山人,一九三〇年生。一九四七年流浪到香港,当过酒店侍者、理发学徒,做过面包西饼,也曾在工厂、田园工作过。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进入一家文学院求学,度过了生活中最珍贵的一段时期。他曾服务于一家影片公司二十年,后来毅然选择了笔耕生涯。他辛勤不辍地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二十多本小说,其中有十几部被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教育部门推荐为华人学校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现已是东南亚知名作家。其作品多反映香港社会现实，尤其是香港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深度。新作《香港无名巷》由五个既有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作者力图从一条小巷反映大都市生活的另一面，从一条穷巷揭露人间的贫富冷暖，悲欢离合。作品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人物画廊。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生动，语言通俗、质朴，且具浓郁的地方色彩，读来亲切感人。

前 言

十年前，看日本大导演黑泽明的《没有季节的小墟》，我受到触发，便写成这本以一条长巷，串结着好些人人事事、有血有泪、酸甜苦辣的小说——《香港无名巷》。

诚然，《没有季节的小墟》是日本繁荣社会背面贫民窟的生活缩影，黑泽明镜头下的扭曲、变形、荒谬的人人事事，也不是我笔下的香港繁荣社会背面贫民的生活缩影，而我捧呈给读者的人人事事，亦非扭曲、变形、荒谬？也许有一点点，但不多。我是以饱蘸温馨的真情实感的墨水之笔，象契诃夫所说“必须把生活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把人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那般，完成这部小说的。

把时间推得更前一些。我结婚不久，当时香港居住困难，夫妇俩住在无名巷尽头，一幢房子地库的一个小房间里，窗口面对长巷。巷里挤拥着一家又一家用木板做墙、以锌铁片做顶的小木屋。至少有三十多家，而每一个笼子都挤满大小人口，声音嘈吵……每个笼子里的男女成人，都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笼子都涵盖着一个或多个故事，散发着辛酸、也有甘涩的气味。

在长巷边上生活五、六年，我跟巷里的好些人物交友，经常去那些笼子串门，有时，为争吵的夫妇排解纷争，有

时，应邀去分享他们从生活果树采到果子的欢乐；有时，去听他或她们诉说喜怒哀乐……点点滴滴，片片段段，有多少人生事迹存储在我的脑子里呀！

也就是看了《没有季节的小墟》后，脑子里库藏的人生资料催促我动笔，觉得那些朋友们的性格与心态，都很可爱可敬，我不能也不忍学黑泽明那样去歪曲他和她们，便以我自己的“生活主义”方法去写。我是选择几个具有典型而突出的笼子去写。选定笼子后，便抓住笼子中一两个主要人物落笔。既忠实于原来面目，也不拔高和夸张，因而，它成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编辑给我的信中所说的“在一个不大的生活环境中，主配角位置的巧妙变化、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极富人间温情”的作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编者来函要我为小说写篇“引子”之类的短文，借以引导读者进入作品环境中，我脑子里马上出现那么一条长巷，继而，一群曾与我往还过的小人物，也逐个逐个地活跃在我的脑海里。

应该向读者说明，伸延在你眼前的长巷，活动在你眼前的人物，都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到现在——一九八六年的现代化香港，书中的中年人已进入老年，青年人已进入中年，少年人已进入青年。但我敢相信，书中的人人事事，在现代香港还有，只是穿着另一种外衣出现罢了。

前一阵子，我想写《香港无名巷》续篇，走到旧居无名巷一看，那里已竖起一幢幢现代大厦，高耸入云，巷里的人家已不存在。心里象失落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般。

幸运的是，我在一幢新建大厦门口遇见管理员，他竟是“无名巷”里我写的第一个人物，蔡老宜——妻子疯癫

失踪，却在一个乡村里找到孪生的小姨子，以为是自己妻子的小贩。见到头发已白的他，我不放过，殷殷追问巷里朋友们的一些情况，据他诉说，疯癫的妻子找不到，他和小姨子结合多年，但小姨子仍住乡下，每月来港岛西区，在他和她合购的一层房子居住几天，便又回到乡下；木偶明在电视台做道具，偶然也和妻子演演木偶戏；草蜢坤仍在公园门口织葵叶、芦叶草蜢，先几年，他曾应邀去法国什么编织艺术会，表演织草蜢的艺术，回港后，可风光啦，曾接受好几家报纸记者访问；人到中年、瞎了眼睛的钱瑞萌，双眼已复明，和曾抛弃他的阿宝结婚，有两个孩子，夫妇俩合力开一家文具、玩具店；多子姑娘黄洁卿和做花王（匠）的阿品已成亲，她以前是替人带多个孩子谋业，现在，她自己已有三个孩子，都已上学。

海 辛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香港

目 录

- 一 寻妻的故事 (1)
- 二 草蜢坤的世界 (51)
- 三 还我眼睛 (104)
- 四 多子姑娘 (148)
- 五 木偶明的新生 (201)

一 寻妻的故事

天文台悬挂三号风球的日子。

悬挂风球，在香港这海岛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啦。特别是季候转入秋天，你会隔两三天或五六天，便从电视机看到、听到天文台悬挂风球的消息，就象看到那些什么白兰地酒和香烟的广告那样。以挂风球来说，那些在天文台受高薪的专家，也变得“蛇王”（懒惰，）不负责任。可不是吗？先几年，天文台有一号、三号、五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风球，现在，他们竟一下子省掉好几个，从一号跳到三号，再由三号大步跳到八号，然后十号。真岂有此理，当风球从三号转到八号时，飓风已来了，你根本来不及防备，就是来得及，也赶得屁滚尿流……

尽管悬挂风球，在香港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蔡老宜的一家，包括他的长女蔡英、次子蔡业，一听到天文台悬挂三号风球，三口子便又象餐头开饭似的，照例准备应变。应变？对的，是应变。

谁叫他们居住在山坡一列洋房的向东后巷？而且又是巷口数起第一家木屋。其实，说它是木盒子来得恰当些。整条无名巷有十几个木盒子搁在一起，彼此挨并，互相依存。而每一间房子皆以木板间隔，用锌铁皮做上盖。木盒子里，除放一张上下格的床外，尚有几十尺地方走动。另

外是一条窄窄的，经常有孩子小便而臭气熏人的通路。

每趟风暴、大雨来临之前，他们无名巷的十几户人家，没有不仓惶、紧急地全家总动员应变的。比方把支撑的木柱弄得紧实些，把上盖或板壁的漏洞修好，把通路近边的铁块掀开，通通污水渠，把那些楼上人家从水管排出来的淤积在一起的垃圾捞起，避免水浸……更重要的一着，是用纸盒或旧衣箱，把衣物和细软收拾好，毛毡也捆扎成卷，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象三、四十年前走难似的，遇上那间小小的木屋招架不住横来的风雨，他们便携带行李，冲风冒雨跑去附近的风雨遇难者收容站，呆上一天一夜，才回到家来收拾残局！

过了中秋，现在是第二次悬挂风球了！听电台那播音小姐的口气——那什么斯小姐，好象一定要光临本港似的。要来就来吧！迎接你们那些名字娇艳、心地狠恶的风暴小姐，我们老香港、老穷人，还不习以为常吗？

下午，蔡老宜没有出去卖猪肠粉，女儿蔡英也从茶座卖完点心回来，蔡业也放学回到家。就在播音小姐呼喊晚上可能悬挂八号风球的情形下，他们三口子，便又锤又钉，且忙于收拾衣物细软。

谈起“细软”两字，蔡老宜也觉得好笑——他妈的，我们家有什么见鬼细软！

当姐弟俩在锤锤钉钉着什么时，做爸爸的却用个陈旧皮箱收拾一些衣物，以备不时之需。他从这个自己制造的旧衣柜里，检出一件深绿色的老款式女装短衣来，无限感慨地呆在那里打量。

正在修理窗门小破洞的蔡业，见到爸爸定睛盯望短衣，

忍不住提醒：“爸爸，只捡几件我们随身要穿的夏天衣服就成啦！”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他喃喃着，视线仍盯在那件散放臭丸气味的绿衣上。

“其实，把这些冬衣放在衣柜里，才不会受到雨打水湿！”蔡业又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蔡老宜说着，他翻开短衣的内里，定神细看。

蔡业想说句什么，但姊姊蔡英拦阻，说：“你就让爸爸把妈妈的短衣放在衣箱里吧！”

“对，这短衣，是你妈妈失踪后，留下唯一的衣服！另外还有一对拖鞋，只有这两样东西了！”蔡老宜说，他话语里每一个字，都隐含着痛切的叹息。

“妈失踪三年多了吧？”蔡英说。她也怀念地看着那张挂在板壁上的妈妈和爸爸合摄的照片。

一个剃平头、穿夏恤短裤的精神奕奕汉子，和一个短发、弯眉、精明、穿花夏恤与黑裤的女人并肩站立，姿态呆板。他们就是这木屋的创始人……现今，在这小屋里，只有这个已让岁月侵蚀掉青春，不再孔武有力，但尚还壮健的汉子，在收拾一些衣物、细软。另外是一女一子。

女主人呢？

“她足足失踪四年了！”蔡老宜叹口气说。

蔡业继续修补窗门，他把一块木板钉在门扉的破洞上，铁锤敲打在木板的铁钉上，发出“嘭嘭”声。

蔡英用个木箱，把一些皮鞋、拖鞋放在一起。她更用木架把米缸、火水炉、瓦煲、锅、碗筷之类放高，以防水浸。

说到妈妈，这个小小的家庭里，象外边的天那气样，也已笼罩着阴暗的黑云，气压很低。做父亲的抬头，透过木屋的窗口，看巷口对面的斜坡马路；做女儿的虽然在收拾收拾，但她仍拂不掉对妈妈的忆念缅怀；做弟弟的年纪轻，他只是挥锤锤钉，心里脑里可没想到什么！

不错，这个家的女主人失踪已四年，他们——蔡老宜和蔡英，已当她不在人间了！在她失踪头一二年里，父女俩找遍港九所有的地方，也去过神经病院查问，就是找不到她。父女两人认定她已死掉！

“蔡老宜！”传来一个汉子的喊叫声。

蔡老宜猛地抽身走到木屋门口，抬头打量。这时，干收买的陈老其，已走到巷口，高声说：

“老宜，我给你带来好消息！”

究竟有什么好消息呢？陈老其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呢？

陈老其是个敦敦稳稳、脸膛黝黑的中年汉子，跟蔡老宜的年纪差不多吧？他的声音，由于日常职业上的高喊“收买”，是有点嘶哑，讲起话来象敲破锣似的。在西区半坡公园，陈老其和他蔡老宜是棋友，多少年来，多少个夏夜，他们在瓦斯灯下，各据石凳的一方，横车跃马，谈谈说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两人才分别摸回家去。

陈老其干收买，一日打鱼两日晒网。有时他收买到好东西，去杂架摊或古玩店、书铺卖到几个钱，便沾沾自喜。等到一连几天没收买到什么，他便有点垂头丧气，老在说：

“他妈的，那么多行业，我怎么千拣万拣，拣到这样的烂灯盏？”

听着他发牢骚，蔡老宜照例拍着他的胳膊，好言安慰：“少发牢骚，还是集中精神，下你的棋吧！”

陈老其愤懑地把个棋子在盘上推，嘴上喷着唾沫水花，说：

“过几天再没有生意，不改行，我就不姓陈！”

蔡老宜移动着棋子，在瓦斯灯的灰蓝灯光照耀下，他以一抹会心的揶揄说：

“行业你没改，但你应该改好几次姓啦！”

陈老其愤懑地把右手往石凳一拍，当然痛的是他自己。他说：“你不知道，我一天十几个钟头，在大街小巷跑，今时去新界农村，明时去离岛，双腿跑酸，脸皮晒黑，汗水流了几斤，声音喊哑，就没做过一桩生意，你说气不气？”

“我摸通你的脾气！”蔡老宜不慌不忙杀了他一只棋子：“没生意时，你呱呱叫，老嚷着改行，可是过些日子，给你收买到一批好货，你便出笼雀似的，飞上枝头，好唱口啦！”

“可是最近，人们好象把什么旧东西都卖完，我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拿破旧东西来卖！”

“日子越来越欺负我们这一辈人！”蔡老宜叹口气。

“老宜，你推着辆木头车，沿街卖猪肠，比我这种烂鬼差事好得多！”有那么一次，陈老其却羡慕起蔡老宜来。

“我每天赚的比鸡碎还少！老其，不是为那次给老板儿子的车……弄伤了腿……我还在货仓做搬运，靠气力吃饭，我的儿子老三……还在人间，我女人阿琼……不会疯疯癫癫，我这一家人不是其乐融融吗？”他说着话，泪水已从眼眶涌出来。

陈老其见到蔡老宜的眼泪，他忍不住骂自己：“都是我

不好，老挑起你的伤心事！”其实，他们就时常借下棋谈起自己的不幸往事。

蔡老宜很快便止住泪水，不让它们继续涌出来，“没什么，行棋吧，只不过一时感触！”蔡老宜说，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起来，先几年，你挑起那担子，爸爸是你，妈妈也是你，也够繁重的！”陈老其以一种称许夹杂同情的口气说。

“总算走过一条辛苦长路啦！”蔡老宜叹气。伤心的往事既然挑起来，他当然要把它们从胸臆里吐出来才舒服，尽管过去，他已吐露心事好多次啦！

他说：“真想不到，李三六的阿飞儿子和那辆跑车，害得我们一家人多凄惨！”

他——蔡老宜既然解开自己的伤心包袱，陈老其也忍不住凑上几句，他说：

“那李积臣的跑车载了个妖艳的飞女，经过他爸爸货仓门口的海边马路，大概要显威风吧？他把车子开得象癫马似的冲奔！当时有报纸还说他是飞车英雄！”

“谁晓得那阎罗王的助手，为的什么？当时，我正搬着一包玉米干，看见小儿子阿池走在马路边上……我晓得那辆跑车正好挨边冲过来，便抛掉麻包玉米，冲前去救孩子……”

他每次向朋友、熟人讲述这惊险、心痛的一幕，脑子就出现那辆粉蓝色跑车冲驰而来，六岁的小儿子正在路边移行，他那在路边摆档卖猪肠粉的妈妈高喊：“阿池！阿池！”而他奋不顾身扑向小儿子，企图把他推开去的情景……

“结果，我救不到孩子，那条腿……不能再做苦力！”蔡

老宜唏嘘感叹。

“我女人受了大打击，她认为自己只顾卖肠粉，没有把阿池看管，竟发了疯，不再摆档卖肠粉，也不呆在家里，她到处跑……嚷着找儿子，晚上，我和阿英怎么拉也拉不动她回家睡觉！”蔡老宜说着，无心下棋，他低下头来。

陈老其一手拍在他的胳膊上，说：“兄弟，象我们这号人，就是黄连也当朱古力吃！用点精力，把阿英和阿业拉扯大吧！我的家庭，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女人嫁了我收买陈，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生个女儿，第二胎难产，那些医院的救急家伙慢吞吞，结果……我跟你不是损儿失妻，做寡佬？”

他和陈老其就是这样一双同病相怜的街坊，说街坊，就是因为他住在同一区的战后旧楼一个房间里。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他跑到无名巷来，找他蔡老宜，究竟有什么事情呢？

蔡老宜把陈老其请进木屋后，劈头第一句便问：“怎么今天没去干收买？”

“去笏箕湾跑一圈，见天色阴暗，又没什么生意，便转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开档？”陈老其说着在碌架床边坐下。

蔡老宜继续收拾衣物。

陈老其打量这三口子——在忙碌于干防风御雨工作，脸上透着费解的神色。

他忍不住开口：“老宜，每次天文台扯风球，或警告有雷暴，总见你们慌里慌张收拾衣物、钉窗锤门！”

蔡老宜借着跟陈老其谈话，快速把原不打算放到随身携带逃走的皮箱里去的老婆留下来唯一的短褌放进皮箱

里去。他要在遇上狂风暴雨，急须奔逃找庇护时，把妻子留下的唯一衣物携带在身边！

“你没听见整条无名巷，都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吗？”

“我就是不明白，每年夏季秋季，就常见你们凄凄惶惶防风防雨！”陈老其说。

“老兄，我们这些后巷木屋，不比你们住的洋房大厦！”蔡老宜说。

“别挖苦，我住的是战后鸽子笼，天气炎热，有如大烤炉，风来愁风，雨来愁雨，但我们只需做一趟防风御雨工作就成，不象你们。”陈老其说，他从烟盒取到一枝烟塞到蔡老宜的嘴上，然后又取一枝塞到自己的嘴上。接着用打火机把它们燃着。

“老兄，我们用的是老旧木板和柱子，撑起块上盖，砌成个木盒子勉强栖身，而且一住就十几年。在风雨来临之前，不修修补补，怎成？”蔡老宜说，他抽吸着老朋友送到嘴上来的香烟。

“那些衣物呢？象走难似的。”老其的话和烟缕一起喷出来。

“我们是有备无患，风雨横侵时，一发现木盒子招架不住，便带了收拾好的衣物逃跑！”蔡老宜说，他已收拾完毕，把旧皮箱盖好。

“那你收拾一次，把皮箱放好在木架上就成，用不着听到风暴消息赶紧收拾。在整个夏秋之间，你们究竟要收拾多少次？计算一下，你们在这上面花耗多少工夫？”老其说着，把烟灰弹在瓦碟上。

“一家不知一家事，一街有一街的名字，一巷有一巷的